

葉不人膠四煙



葉天寥四種

葉紹袁著



第一輯

第三十五種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三十五種

中華民國廿五年五月初版

葉天寥四種

普及本實價三角五分
特印本實價四角五分

編撰者

葉天寥

校點者

阿葉

主編者

施葉

發行

張葉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

四馬路三二四號

廣州支店

永漢北路一三九號

南京支店

太平路一四八號

雲南支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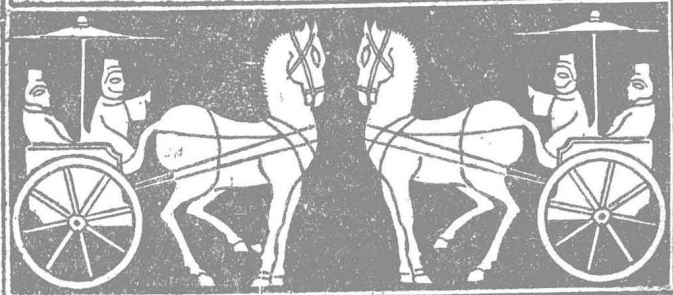
土主廟街四七號

成都支店

華興街

漢口支店

湖北路



序

孔北海云。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人生一世。真如駃騠馳隙也。然大抵安樂之時少。憂患之時多。豈惟忠臣孝子。剖心泣血。卽保身明哲。其於平夷境會。遇之能幾。余視少年時。猶昨耳。殷憂多故。曾亦屢更。及今老大徒悲。黯然神往。悠悠忽忽。竟不知何以至此。十歲以前。勿論矣。自十一歲。先大夫捐背。迄今四十年來。其間晦明風雨。悲忻得喪。所可爲色舞者幾何。流涕太息者。又幾何。歷歷在我目前。而追之已杳。不可得。盡歸於夕陽流水也久矣。故爲子則藐而哭父。晚而哭母。爲父則哭將嫁之女。將婚之子。爲夫則哭婦。爲諸生則藍縷其衿。二十餘載。爲臣則灰隄沙岸。攻金削築。離夫妻子母。而若不敢保其生。爲農則儲瓶之粟。日以匱。先人一二不腆之遺。半爲富人屬券。上之不能高議雲臺之上。分聖主宵旰憂。下之不能翰香墨蠹。昭垂來禩。僅僅張季鷹蒨菜鱸魚。向盜壘閒消遣愁日。而二三年來。日以眼淚洗面。西河共北堂交痛。掌珠與眉案偕傷。撫今憑昔。低徊問影。有一善狀可容自慰者耶。至於雞鳴如晦。羊腸空歎。一劍銜恩。孤琴絕鼓。黃公酒罇之醉。步兵窮途之哭。豈無窶貧之怨。或多兒女之情。簡點生平。悔尤實甚。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況我儕歟。爰昉己丑弧辰。迄

茲丁丑。稍爲詮綴。竊附於知非之義焉。李羣玉詩往事隔年如過夢。舊遊回首漫追思。日久情
湮。凝眸而恍憶者。亦什之二三而已矣。庶幾感慨係之。亦聊以記吾過也。崇禎戊寅夏五之望。
天寥道人葉紹袁撰。

葉天家四種

自撰年譜

年譜續

年譜別記

甲行日注

自撰年譜

吳江天寥道人葉紹袁撰

余自嬾憂多瘧。情緒迷離。岑晝長虛。幽更難曙。神傷孤月。思愴繁花。瑤草徒芳。江籬空綠。風蕭結黯。雲漫生愁。往事閒追。每掩蕙茹之涕。餘光堪惜。聊希竹紀之書。其閒愉戚悲歡。晦明往復。歲渺渺而云徂。撫懷慷慨。境悠悠以成夢。留想徘徊。回首昔非。敢圖今是。悵披文之恍在。久忝爾於所生。假我何如。修身以俟云爾。

神宗顯皇帝萬曆十七年己丑十一月建丙子二十四日戊辰生。先是十四年丙戌。先大夫登南宮。授浙江山陰知縣。錦旋歸省。俄遭先王父艱。至是服除赴補。思得三輔內地。暨棲鳧。爲故脂車過邁。時卽挈室偕行也。路抵臨清河冰已泐。太宜人誕彌已迫。不能任載。驅之勞。從夙駕之役矣。風塵紛薄。假館居焉。先大夫筮日戒塗。孤旌獨往。羈人旅舍。曉起治裝。適余以寅時生。洗兒甫畢。馬首遂燕。太宜人云。先大夫蓋喜動顏色。忘乎蒼茫之感。離索之懷矣。

齊魯之俗。兒生三日。必艾灸其臍。則終身無寒疾之患。故亦效爲之。不意火氣攻中。

通身如水晶。太宜人日抱以泣。幸善醫者療得無恙。薛文清公初生時亦如此。內明外映。腑臟皆見。人謂之水晶孩兒。余何敢上比昔賢。然文清公父則玉田學博也。文清生於覺舍中。余則生二月而後至彼耳。

十八年庚寅二歲。先大夫於十二月已。補薊州玉田縣知縣。古藍田陽雍伯種玉處也。低徊霸烈。則昭王之墓在焉。肝眺仙蹤。則無終之竈存焉。先是袁司馬公卜居湖渚。煙波相望。文壇酒社。日夕共之。及丙戌通籍。同出楊貞復（名起元）太史門下。就令寶坻。又與玉邑繡錯也。先大夫故有四子。俱殤。至是太宜人語曰。吳中風俗。恐子不育者。寄於他姓。恆能長大。我懷此想久矣。今三千里外。舉目爲誰。乃有知己良朋。關山咫尺。豈非天假機緣。弗可失也。會司馬公亦屢有異兆。載徵於夢。故遂決計爲螺贏之負焉。時余生四月也。在寶邑。因名曰寶生。

十九年辛卯三歲。在寶坻。

二十年壬辰四歲。司馬公晉職方主事。尋以遼東贊畫。赴援朝鮮。余在襁褓。隨其內宅南歸。

二十一年癸巳五歲。司馬公出塞。與大將軍李如松不協。嗾言官李如華論奏。奪官。左都御史溫公一齋（名純）考功郎中趙忠毅公儕鶴（名南星）疏救不報。司馬公旣賦歸來。

移居新築。地名趙田。去余家十五里。

二十二年甲午。六歲。在趙田。六月就外塾。

二十三年乙未。七歲。

二十四年丙申。八歲。嬰疾幾危。猶憶日下春矣。此身如在茫茫銀海中。蒼煙白霧。蹣跚而行。忽有瀑布飛湍。砰激我身甚冷。乃驚寤。則一老衲坐牀頭。誦大悲咒。以楊枝水灑我頭上也。鐙火熒熒。諸人對泣。已漏下二鼓矣。

二十五年丁酉。九歲。日食之辨。雖謝子琰。天悟之慧。妄希平叔。時黃宮詹葵陽（名洪憲）馮祭酒具區（名夢禎）董宗伯玄宰（名其昌）凡過司馬公家。無不歎愛者。幾有追步惠連之賞。余時雖小。今猶能憶之。然名賢鴻鑒如許。負之深矣。可勝自愧。

二十六年戊戌。十歲。先是顧忠文公涇陽（名憲成）首銓曹先大夫鄉試同門。至厚雅也。秩滿擬以先大夫代之。先大夫堅辭。故僅晉司空署中。是年以虞衡員外郎爲丹陽姜宗伯（名寶）蒞視襄事。棠暄冀北。徒留崔沔虞曹。花粲江南。僅發張衡隴樹。於役旣竣。暫返里門。爲余求燕婉之匹。得沈宛君委禽焉。憲副懋所公女也（公諱坑）庚寅二月十六日生。年九歲矣。蔡女知絃。由來比慧。甄妃弄筆。正值齊年。十一月余歸家。先大夫命以今名。不忘德也。

二十七年己亥十一歲。先大夫升貴州提學僉事。天遙羅甸。地絕牂牁。龍標之悲涼而偃薄。青蓮之慷慨而迴翔也。祖母崦嵫夕影。徘徊縈念。於是解組謝時。築隄湖上。隄植垂柳。穠桃海棠。芙蓉俱各數十本。蓮蕖激灩。滿湖渚閒。春波載酒。夜月流觴。坐看紅藥。飛綠草而成茵。閒聽黃鶯。喚白鷗以點水。終焉之志。於斯足矣。亡何天降鞠凶。遭逢虐厲。自夏徂秋。河魚疾作。芎藭虛御濕之用。菖蒲竭蔭年之術。八月十二日。奄然捐背。余自歸家。未盈一載。遽遭此慘。尙忍言哉。時先大夫止四十二耳。郭有道人倫之鑒。遂盡此年。仲長統樂志之風。僅多一算。泣寡嫠於霜幃。號藐嫠於雪幙。易簀之後。貧無爲殮。秋粒將登。不能待刈。賣田供費而已。

二十八年庚子十二歲。緹琯之後。始肄操觚。歲行暮矣。僅成數作。有又反之文云。以宗子而迴車廷寢。曰得返舊宮。以冢君而鎮撫海服。曰得還舊物。以中外而快觀新主。曰得瞻舊德。以臣民而共承新命。曰得事舊君。初學有此。見者異之。以爲必當早成。而偃蹇不偶。至三十餘歲。始獲解褐。故知名之遲速不論也。

二十九年辛丑十三歲。自先大夫亡後。淒涼萬狀。太宜人對秋風而掩泣。觀明月以摧神。寡婦孤兒。杜門苦守。幸矣。強宗悍族。橫加刀俎。疇昔微潤微澤。霑餘餘瀝。青松示心。白水旌信者。靡不操戈樹難。戎首興仇。豈止繡帳猶懸而客去。墳草未宿而賓絕哉。婦翁沈懋所。又以首

藉片席遠在中都。惟司馬公敦故人之誼。恤孤子之哀。我族人無賴之尤。卽曲詆而毒噬之。當年郎署已老馮唐。舊日將軍誰知李廣。生死交情。徒隕翟公淚耳。時令吾邑者。爲西川劉勿所先生。非藉仁人力垂惠庇。家門殄瘁。有今日歟。惜乎哲人云亡。金玉已遐。未賦謝朓之酬。僅一附章泓之哭也。（先生名時俊。由吾邑令歷官太僕卿。二子潛登進士。泌西川解元。女文玉。以詩文著名蜀中。）

三十年壬寅。十四歲。孤焚之家。未諳禮制。不知二十七月也。迄是秋八月十二日。三週足矣。始爲告除靈帷。更去縞素。三載几筵。依依朝夕。忽焉座虛位撤。幙捲牀空。恍惚之間。音容益邈。母子相抱。悲不自勝。是夜淡月流天。花影橫地。冷露無聲。西風初響。僧歸人散。一鐙熒然。淒涼景況。今猶如在也。

三十一年癸卯。十五歲。芄支之佩。初試於邑。邑侯劉勿所先生。學博蔣笠澤先生。（名弘憲。宜興人。）召面試焉。試題古之人古之人。文成共相擊節。中郎之歎元瑜。步兵之賞濬冲矣。惜稿已失去。兩先生月旦。徒付子虛耳。六月采芹於泮。方朔之年。未能學劍。舒祺之歲。僅補黑衣。是年識管東溟先生。闕黨之訓。受教多矣。

三十二年甲辰。十六歲。讀書司馬公家。識于中甫先生。先生名高天下。登龍御者。羨李司

隸之威儀。歎鴻冥者。想謝太傅之風采。獨余生初卯之童。先生品以公望之目。嗚呼。德輝邈矣。典型不再。碑餘北海之門。淚灑西州之路。是時余亦自謂流鶯初羽。卽嘯芳林。乳燕能飛。早開金箔。而乃沈淪玄草。寥落青衿。陶弘景云。我年三十六。方奉朝請。昔人感懷遲暮之年。是余聞喜曲江之日。掛頰卑名。低眉冷署。不甚愧高賢朗鑒。先哲隆藻歟。撫今追昔。可勝慨然。是秋七月。迄於九月。一疾甚危。幾乎不起。雖同趙岐之困。終幸摯虞之瘳。

三十三年乙巳。十七歲。夏間祖母疾亟。遂於六月二十七日賦追冰之什。內人窈窕方茂。玉質始盛。令姿淑德。初來王湛之家。覽鏡操琴。遂似秦嘉之婦。太宜人數載愁懷。斯焉開色矣。是年仍讀書司馬公家。以宴爾暫歸。九月。祖母吳太孺人卒。

三十四年丙午。十八歲。同袁若思。金浮弋。名元嘉。丁未進士。讀書家廬。七月。袁司馬公卒。天墜德星。人歸間氣。經頽洙泗。學罷扶風。若思旣歸。讀禮。余亦不復爲秣陵之遊矣。是年識高忠憲公。

三十五年丁未。十九歲。與陳賁聞。名山毓。戊午。浙江解元。發交。名龍正。崇禎甲戌進士。閉帷若思家中。丁縝所年伯。過趙田。殊蒙賞識。余有一好友。素密。然奇貧。數椽已賣。與人父母婦子。卽時露處矣。迫甚。謀於親友。安能如所望。余曰。若所需將幾何。曰。非四十金不可。

一時何所措辦乎。余不敢請之太宜人。止以語內人沈宛君。內人曰：「好友而不周其急，非誼也。」婦翁苜蓿冷淡，無一嫁奩，僅僅隨常釵釧，縞綈衣服。內人卽立脫之，鬻四十金與余，遂與買屋一家，獲有榦止之樂。此丁未正月也。內人時年十八，卽能好義如此，今亡矣。誰與余爲善乎？何能不泣下霑衿也。

三十六年戊申，二十歲。同張九服（名嶧，天啓丁卯舉人）修業家中。季若時年十五，從焉。是年大水，自二月雨迄於五月，至十八日一望無際，歟然巨浸矣。幾類瓠子之決，有同晉陽之炊。余家僅浮岸而止。諸族人家，則水入階除間，飲食臥起必在層几疊牀之上。真有下者爲巢之景焉。然民不生心，人無亂志。蓋儲畜殷而征賦緩也。一二先疇，迄無半粒。先太宜人念族中咨暑雨而歎無食，雖家罕餘粟，量人周給，猶可旦暮。自一石至五斗止，令各得一飽焉。故年來卹族有例，自吾母始也。今余雖宦海浮沈，十有餘載，北門交謫，寢憂日深，其不能自振也久矣。而能賑人乎？先太宜人方幸調族爲惠，而先妣母查夫人時亦嫠居（平湖馮家巨室也）。念余家陽侯之虐，必以乏米爲憂。載五十石餽之。太宜人弗受也。返之復來。太宜人必堅卻之。慈幃清德，固不減陶士行之母。而妣母觀天行異沴，卽憫念百里外之孤甥，人情豈易及耶。追思可以泣下，與先太宜人實女中兩丈夫矣。

三十七年己酉二十一歲。仍偕九服共事。秋風之飈。復鋤不飛。歸哭嗣母袁太夫人。雖離裏屬毛。有殊拆副。而劬勞之德。寧異罔極哉。若思以己意。撥田一百畝授余。余曰。庇撫育恩深矣。異姓而敢受田乎。若思曰。非也。君家太夫人。平昔贈遺。實有數百金之惠在。余曰。雖然。正以作謝耳。非遺之爲買田資者也。畢竟返之。

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二歲。九服謝去。獨閉荒荆。蕭館寥寂。六月長女紈紈生。字昭齊。初生之女。寶於夜光。卽許字若思第三子。咸謂世執契雅。復締潘楊。爲一時美譚。詎知天壤之恨。自斯隕玉也。

三十九年辛亥二十三歲。同若思擔笈陳賁。開發交之別墅。在汾湖南四五里。環墅皆水也。森岸低天。澄波漾月。左控菱芡之陂。右接蓮蕖之渚。草堂竹隴。好友論文。固一樂耳。會有試事。秋初各散。歸與季若共肄松關。卽今秦齋也。時當重九之夕。斜月半西。涼風入戶。征鴻微唳。四無人聲。余與季若篝鐙對卷。夜景初闌。太宜人命小婢持一壺酒。數杵菜。菜佐我兩人倦色。舉時義之汰餘者。焚地爲鑪。烘酒快飲。同牀而睡。夢境恬夷。自秋徂冬。講論不輟。則壺觴內夜。亦率以爲常。時季若未婚也。曩時相聚景情。回首如昨。松濤欲響。拂拂親人。忽已二十七年矣。十二月試於崑山。歲聿云暮。雨雪其霏。提學御史楚中熊芝岡先生。諱廷弼。軫念嚴寒。列

設火鑪數十具於士子坐次。當時口碑歡誦如天比崇。卽此是大經世才也。嗚呼。能無江州浮鳩之歎哉。

四十年壬子二十四歲。正月二日。卽往崑山候發案。名在二等。六月入南都。季若往句曲就遺才試。亦至都下。共居河房。季若夢至一公廡。意似棘院也。榜云鄂韓堂。卽以語余。當必兩人偕登之兆。迨又更一紀甲子。始驗奇矣。熊公董飭諸士。毋得歸家。虛筮簪盛事。遂得徧遊鳳凰臺。石頭城。燕子磯。今亦不能盡憶矣。是年詞林徵俞旨甚晚。八月二十後始得竣役。重陽之又二日。闔鎖啓焉。夜與陳發交德榮（名國華乙卯舉人）德玄（名重華崇禎戊辰進士）相佇埃之。金泥帖滿。徒傳香散新蟾。玉筍班高。仍作社歸舊燕。四人相對歎歔。泣別而已。

四十一年癸丑二十五歲。四月次女小純生（字蕙綱）

四十二年甲寅二十六歲。邑侯魏華山先生（名士前楚人）初得余文。以爲國士無雙。而薦剡旁午。獨余閭然。遂置第十八。雲間司理吳茲勉先生（名之甲江右人）觀風初亦卿子冠軍矣。卒爲大力者負之。列在第五。然固余兩知己也。八月二十九日。長子世倅生。次日爲九月朔。羣從兄弟以余初熊之慶。錯然履賀。稽留燕洽。交相歡甚也。至夜太宜人被肘探之。警矣。掌珠無色。湯餅索然。竭三冬之力。以事赭衣綵綬之緝。而荏澤之蒲。終不可問。

四十三年乙卯二十七歲。春試擯落。魏邑侯深爲嗟歎。扼腕久之。六月試於江陰。七月初歸。聞好友沈穉聲偕遊之間。歔悼不能已。因以次女許嫁其次子永楨。楨年五歲矣。素車白馬。無忘故日之情。清酒烏羊。敢惜異時之陋。八月闈中之卷。卽在魏房先生塗勒棄焉。先生歸語余曰。此正平生漫說古戰場。到眼空迷日五色也。夫得失非小。遲速有定。君山綴漸羽於高雲。敬通摧迅翻於風穴。豈非命哉。是知豐城拭劍。會當出匣之年。柯亭賞竹。自因奏響之日。不然綾梭卽巧。誰爲白首之知。蠶甕未完。豈發朱衣之夢。

四十四年丙辰二十八歲。三月初八日。三女小鸞生。字瓊章。家貧乏乳。方四月過育舅沈君庸家。始母張倩倩撫之。女固天才。亦韋幔之教多也。

四十五年丁巳二十九歲。秋杪內人歸寧。余居家中。西風蕭蕭。獨處書室。於時十月朔矣。忽患兩脅作楚。夜不能寐。痛昏昏然。夢至一所。景光慘黯。街巷寂寥。如天色將曙。而晨旭未升者。道無行人。閤門盡閉。但有誦彌陀聲。叢叢入耳。比屋皆然。余心訝之。忽見一老父杖筇而來。余問曰。此間人。何梵唄之早也。答曰。彼欲求託生耳。余肅然曰。若言託生。此豈冥府耶。老父笑曰。子以爲非是乎。余驚恐莫措。私念必求觀音大士。方能有濟。卽發想間。身已在支硎山麓矣。淒晦之景。猶然如故。捫蘿而登。迫思慈覆。方在焦皇。又值貴人傳呼。前至先以二旗。旗上各書

甲子二字。余徬徨。且又悶甚也。蹲避巖石間。貴人在輿中問曰。何爲有生人氣。命前騶緝之。余不得已出見。自通姓名。具言所以。瞻禮大士之故。貴人乃下輿。與余揖曰。不必恐也。爾故我門生。異日爾功名富貴。一似我。方將以余爲舉主焉。又何虞乎。語訖。仍上輿去。余乃驚寤。病數日而瘥。迨越六年甲子。始獲偕公車。亦異矣。然兩大座師。一登元揆。一宮保宗伯。已不敢望。房考爲長興王座師（名繼廉）。今余已決不爲小草出矣。安能相似哉。

四十六年戊午三十歲。三月初九日。次子世儒生。四月試阨於府。邑侯霍鍾西先生。義形於色。發憤薦援。心力交盡。不能窺柏廷片地數也。霍公一世高才。神明著望。晚節以北人奧近。不無功名躁進之心。遂絀吏議。可惜也。夫秋入白下。又復報罷。長干風冷。江上人歸。細雨征颿。蘆花無語。作小詞自遣。有雞聲溼徧青衫袖之句。內人見之。慘然曰。又非酉年佳讖。余沈吟良久。曰。未必在此。後竟果然。

四十七年己未三十一歲。七月初二日。三子世倬生。婦翁沈懋所自丁巳挂冠。隱居硯石山中。先生不出山。余輩則常過候之。九月。余復至山偶談。次先生云。古人行己清濁之間。此言非也。清不可以兼濁。濁不可以兼清。貪廉界限。直自審才術何如耳。自審才足以貪。不妨於取。旣取矣。瑣瑣屑屑。畏首畏尾。徒汙名耳。不取則已。取必萬計。歸而選聲而聽。列鼎而食。亦是大